李溫陵集

李温陵集卷之二

海虞後學顧大韶仲恭校

書答

答耿中丞

昨承教言深中狂愚之病夫以率性之真推而擴之與天下爲公乃謂之道既欲與斯世斯民共由之則其範圍曲成之功大矣學其可無術歟此公至言也此公所得于孔子而深信之以爲家法者也僕又何言哉然此乃孔氏之言也非我也夫天生一人自有

一人之用不待取給于孔子而後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則千古以前無孔子終不得爲人乎故爲顏學孔子之説者乃孟子之所以止于孟子僕方痛憾其非夫而公謂我顏之歟且孔子未嘗教人之學孔子也使孔子而教人以學孔子何以顏淵問仁而曰爲仁由已而不由人也歟哉何以曰古之學者爲已又曰君子求諸已也歟哉惟其由已故諸子自不必問仁于孔子惟其爲已故孔子自無學術以授門人是無人無已之學也無已故學莫先于克已無人故

教惟在于因人試舉一二言之如仲弓居敬行簡人也而問仁焉夫子直指之曰敬恕而已雍也聰明故悟焉而請事司馬牛遭兄弟之難嘗懷憂懼是謹言愼行人也而問仁焉夫子亦直指之曰其言也訒而已牛也不聰故疑焉而反以爲未足由此觀之孔子亦何嘗教人之學孔子也哉孔子未嘗教人之學孔子而學孔子者務舍已而必以孔子爲學雖公亦必以爲眞可笑矣夫惟孔子未嘗以孔子教人學故其得志也必不以身爲教于天下是故聖人在上萬物

得所有由然也夫天下之人得所也久矣所以不得所者貪暴者擾之而仁者害之也仁者以天下之失所也而憂之而汲汲焉欲貽之以得所之域於是有德禮以格其心有政刑以縶其四體而人始大失所矣夫天下之民物衆矣若必欲其皆如吾之條理則天地亦且不能是故寒能折膠而不能折朝市之人熱能伏金而不能伏競奔之子何也富貴利達所以厚吾天生之五官其勢然也是故聖人順之順之則安之矣是故貪財者與之以祿趨勢者與之以爵彊

有力者與之以權能者稱事而官懊者夾持而使有德者隆之虛位但取具瞻高才者處以重任不問出入各從所好各騁所長無一人之不中用何其事之易也雖欲飾詐以投其好我自無好之可投雖欲揜醜以著其美我自無醜之可揜何其說之難也是非眞能明明德于天下而坐致太平者歟是非眞能不見一絲作爲之迹而自享心逸日休之效者歟然則孔氏之學術亦妙矣則雖謂孔子有學有術以教人亦可也然則無學無術者其茲孔子之學術歟公旣

深信而篤行之則雖謂公自已之學術亦可也但不必人人皆如公耳故凡公之所爲自善所用自廣所學自當僕自敬公不必僕之似公也公自當愛僕不必公之賢于僕也則公此行人人有彈冠之慶矣否則同者少而異者多賢者少而愚不肖者多天下果何時而太平乎哉

又答耿中丞

心之所欲爲者耳更不必聞于人之言非不欲聞自不聞也若欲不聞孰若不爲此兩者從公決之而已

且世間好事甚多又安能一一盡爲之邪且夫吾身之所繫于天下者大也古之君子平居暇日非但不能過人亦且無以及人一旦有大故平居暇日表表焉欲以自見者舉千億莫敢當前獨此君子焉稍出其緒餘者以整頓之功成而衆不知則其過人也遠矣譬之龍泉太阿非斬鮫斷犀不輕試也蓋小試則無味小用則無餘他日所就皆可知矣向世之語市井之談耳何足復道之哉然渠之所以知公者其責望亦自頗厚渠以人之相知貴於知心苟四海之內

有知我者則一鍾子足矣不在多也以今觀公寔未足爲渠之知已夫渠欲與公相從于形骸之外而公乃索之于形骸之內嘵嘵焉欲以口舌辨說渠之是非以爲足以厚相知而答責望于我者之深意則大謬矣夫世人之是非其不足爲渠之輕重也審矣且渠初未嘗以世人之是非爲一已之是非也若以是非爲是非渠之行事斷必不如此矣此尤其至易明焉者也蓋渠之學主于出世故每每直行而無諱今公之學既主于用世則尤宜韜藏固閉而深居迹相

反而意相成以此厚之不亦亦可乎因公言之故爾及之然是亦嘵嘵者知其無益也

與楊定見

此事大不可世間是非紛然人在是非場中安能免也于是非上加起買好遠怨等事此亦細人常態不足怪也古人以眞情與人卒至自陷者不知多少祗有一笑爲無事耳今彼講是非而我又與之講是非講之不已至于爭辨人之聽者反不以其初之講是非者爲可厭而反厭彼爭辨是非者矣此事昭然但

迷在其中而不覺耳既惡人講是非矣吾又自講是非講之不已至于爭爭不已至于失聲失聲不已至于爲讐失聲則損氣多講則損身爲讐則失親其不便宜甚矣人生世間一點便宜亦自不知求豈得爲智乎且我以信義與人交已是不智矣而又責人之背信背義是不智上更加不智愚上加愚雖稍知愛身者不爲而我可爲之乎雖稍知便宜者必笑而可坐令人笑我乎此等去處我素犯之但能時時自反而克之不肯讓便宜以與人也千萬一笑則當下安

安精神復完胸次復舊開爽且不論讀書作舉業事只一場安穩睡覺便屬自已受用矣此大可嘆事大可耻事彼所爭與諍者反不見可嘆可耻也

與焦從吾

此間自楚倥去後寥寥太甚因思向日親近善知識時全不覺知身在何方相看度日眞不知老之將至蓋眞切友朋死生在念萬分精進亦自不知故耳自今實難度日矣去年十月曾一到亭州以無處舘宿不數日即回今春三月復至此中擬邀無念曾承菴

况舟白下與兄相從夫兄以蓋世聰明而一生全力盡向詩文草聖場中又不幸而得力故於此生念頭不過一分兩分微而又微也如此且當處窮之日未必能爲地主是以未敢決來然念兄寔不容不與弟會者兄雖強壯然亦幾于知命矣此時不在念他年功名到手事勢益忙精力漸衰求文字者造門日益衆恐益不暇爲此矣功名富貴等平生盡能道是身外物到此反爲主而性命反爲賓奈之何我與兄相處惟此一事故不覺如此

又與從吾

無念來歸得尊教今三閱月矣絕無音使豈科場事忙不暇作字乎抑湖中無鴻鴈江中少鯉魚也都院信使不斷亦可附之難曰不便也此中如坐井舍無念無可談者雖時時對古人終有眼昏氣倦時想白下一字如萬金兄何故靳不與邪念弟寔當會兄古人言語多有來歷或可通于古未必可通于今者時時對書則時時想兄願得侍兄之側也此弟之不可少兄者一也學問一事至今未了此弟之不可少兄

者二也老雖無用而時時疑著三聖人經綸大用判若黑白不啻千里萬里但均爲至聖未可輕議之此又第之不可少兄者三也若夫目擊在道晤言消憂則半刻離兄不得此第之所以日望兄往來佳信也聞霍丘有高中門生便一往賀順道至此慰我渴懷然後赴京不亦可歟萬勿以多事自托也福建錄孝第策冠絕當與陽明山東試錄並傳朱紫陽斷案至引伯玉四十九孔子七十從心眞大手段大見識第向云善作者純貶而褒意自寓純褒而貶意自存是

也兄于大文章殊佳如碑記等作絕可蘇長公片言隻字與金玉同聲雖千古未見其比則以其胸中絕無俗氣下筆不作尋常語不步人脚故耳如大文章終未免有依傍在後輩有志向者何人暇中一一示我我亦愛知之世間無根器人莫引之談學彼不爲名便是爲利無益也

又與從吾孝廉

經云塵勞之儔爲如來種彼其正具五力者向三界中作如意事入魔王侶爲魔王伴全不覺知是魔與

佛也顧兄早了業緣速登上第完世間人了出世法乃見全力云近居龍湖漸遠城市比舊更覺寂寞更是第之晚年便宜處耳嘗謂百姓生而六十便免差役蓋朝廷亦知其精力既衰放之閒食全不以世間事責問之矣而自不知暇逸可乎弘明集無可觀者只有一件最得意事昔時讀謝康樂自負慧業文人頗疑其誇日于集中見其辨學諸篇乃甚精細彼其自志學之年即事遠公得會道生諸名侶其自負固宜然則陶公雖同時亦是未知康樂矧遺民諸賢哉

謝公寔重遠公遠公寔雅愛謝公彼謂嫌其心襍不許入社者俗士之妄語耳遠公甚愛賢所見亦高觀其與人書委曲過細唯恐或傷况謝公聰悟如是又以師道事遠公遠公安忍拒之千載高賢埋沒至今得我方爾出見于世此一喜也王摩詰以詩名論者雖謂其通于禪理猶未遽以眞禪歸之况知其文之妙乎蓋禪爲詩所掩而文章又爲禪所掩不欲觀之矣今觀六祖塔銘等文章清妙豈減詩才哉此又一喜也意欲別集儒禪一書凡說禪者依世次彙入而

若無書有者又多分散如楊億張子韶王荊公文文山集皆分散無存若僧禪則專集僧語又另爲一集與儒禪並行大約以精切簡要爲貴使讀者開卷了然醍醐一味入道更易耳華嚴合論精妙不可當一字不可改易蓋又一華嚴也如向郭註莊子不可便以莊子爲經向郭爲註如左丘明傳春秋不可便以春秋爲經左氏爲傳何者使無春秋左氏自然流行以左氏又一經也使無莊子向郭自然流行以向郭又一經也然則執向郭以解莊子據左氏以論春秋

者其人爲不智矣

復耿中丞

四海雖大而朋友寔難豪士無多而好學者益鮮若夫一往條詣務于自得直至不見是而無悶不見知而不悔者則令弟子庸一人寔當之而今不幸死矣僕尚友四方願欲生死于友朋之手而不可得故一見子庸遂自謂可以死矣而詎意子庸乃先我以死也邪興言及此我懷何如也公素篤于天倫五内之割不言可知且不待遠求而自得同志之朋于家庭

之內覘予之嘆豈虛也哉屢欲附一書奉慰第神緒忽忽自心且不能平而敢遠以世俗游詞奉勸于公也邪今已矣惟念此問學一事非小小根器者所能造詣耳夫古人明以此學為大學此人為大人矣夫大人者豈尋常人之所能識邪當老子時識老子者惟孔子一人當孔子時識孔子者又止顏子一人蓋知己之難如此使令弟子庸在時若再有一人能知之則亦不足以為子庸矣嗟嗟勿言之矣今所憾者僕數千里之來直為公兄弟二人耳今公又在朝矣

曠然離索其誰陶鑄我也夫為學而不求友與求友而不務勝已者不能屈恥忍痛其受天下之大鑪錘雖日好學吾不信也欲成大器為大人稱大學可得耶

復京中友朋

來教云無求飽無求安此心無所繫着即便是學註云心有在而不暇及若別有學在非也就有道則精神相感此心自正若謂別出所知見指正淺矣又云苟志于仁矣無惡也惡當作去聲即候明捷記第欲

並生讒說殄行猶不憤疾于顏可見自古聖賢原無惡也曰舉直錯諸枉錯非舍弃之蓋錯置之錯也即諸枉者亦要錯置之使之得所未忍終弃也又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只此一親字便是孔門學脉能親便是生機些子意思人人俱有但知體取就是保任之擴充之耳來示如此敢以寔對夫曰安飽不求非其性與人殊也人生世間惟有學問一事故時敏以求之自不知安飽耳非有心于不求也若無時敏之學而徒用心于安飽之間則偽矣既時敏于

學則自不得不愼于言何也吾之學未曾到手則何敢言亦非有意愼密其間而故謹言以要譽于人也今之敢爲大言便偃然高坐其上必欲爲人之師者皆不敍事之故耳夫惟眞寔敍事之人豈但言不敢出食不知飽居不知安而已自然奔走四方求有道以就正有道者好學而自有得大事到手之人也此事雖大而路徑萬千有頓入有漸入漸者雖迂遠費力猶可望以深造若北行而南其轍入海而上太行則何益矣此事猶可但無益耳未有害也苟一入邪

途豈非求益反損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乎是以不敢不就正也如此就正方謂好學方能得道方是大事到手方謂不負時敏之勤矣如此則我能明明德既能明明德則自然親民如向日四方有道爲我所就正者我既眞切向道彼決無有厭惡之理決無不相親愛之事決無不吐肝露胆與我共證明之意何者明明德者自然之用固如是也非認此爲題目爲學脉而作意以爲之也令無明明德之功而遽曰親民是未立而欲行未走而欲飛且使聖人明明德

喫緊一言全爲虛說矣故苟志于仁則自無厭惡何者天下之人本與仁者一般聖人不曾高衆人不曾低自不容有惡耳所以有惡者惡鄉愿之亂德惡久假之不歸名爲好學而寔不好學者耳若世間之人聖人與仁人胡爲而惡之哉蓋巳至于仁則自然無厭惡巳能明德則自能親民皆自然而然不容思勉此聖學之所以爲妙也故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何等自然何等不容已今人把不厭不倦做題目在手裏做

安能做得成安能眞不厭不倦也聖人只教人爲學耳寔能好學則自然到此若不肯學而但言不厭不倦則孔門諸子當盡能學之矣何以獨稱顏子爲好學也既稱顏子爲好學不厭而不曾說顏子爲教不倦者可知明德親民教立而道行獨有孔子能任之雖顏子不敢當乎此矣今人未明德而便親民未能不厭而先學不倦未能慎言以敏于事而自謂得道肆口妄言之不耻未能一日就有道以求正而便以有道自居欲以引正于人人吾誠不知其何說也故

未明德者便不可說親民未能至仁者便不可說無厭惡故曰毋友不如己者以此慎交猶恐有便辟之友善柔之友故曰賜也日損以其悅與不若己者友耳如之何其可以妄親而自處于不聞過之地也乎故欲斂事而自明己德須如顏子終身以孔子爲依歸庶幾無失身之悔而得好學之寔若其他弟子則不免學夫子之不厭而已學夫子之不倦而已畢竟不知夫子之所學爲何物自己之所當有事者爲何事雖同師聖人而卒無得焉者豈非以此之故與吁

當夫子時而其及門之徒已如此矣何怪于今何怪于今吁是亦予之過望也深可惡也

又答京友

善與惡對猶陰與陽對柔與剛對男與女對蓋有兩則有對既有兩矣其勢不得不立虛假之名以分別之如張三李四之類是也若謂張三是人而李四非人可與不但是也均此一人也初生則有乳名稍長則有正名既冠而字又有別號是一人而三四名稱之矣然稱其名則以爲犯諱故長者咸諱其名而稱

字同輩則以字爲嫌而稱號是以號爲非名也若以爲非名則不特號爲非名字亦非名諱亦非名自此人初生之時則已未嘗有一名字夾帶將來矣胡爲乎而有許多名又胡爲乎而有可名與不可名之別也乎若直曰名而已則諱固名也字亦名也號亦名也與此人原不相干也又胡爲而諱胡爲而不諱也乎甚矣世人之迷也然猶可委曰號之稱美而名或不美焉耳然朱晦翁之號不美矣朱熹之名美矣熹者光明之稱而晦者晦昧不明之象朱子自謙之號

也今者稱晦菴則學者皆喜若稱之曰朱熹則必甚怒而按劍矣是稱其至美者則以爲諱而舉其不美者則反以爲喜是不欲朱子美而欲朱子不美也豈不亦顛倒之甚與近世又且以號爲諱而直稱曰翁曰老矣夫使翁而可以尊人則曰爺曰爹亦可以尊人也若以爲爺者奴隸之稱則今之子稱爹孫稱爺者非奴隸也爺之極爲翁爹之極爲老稱翁稱老者非奴隸事獨非兒孫事乎又胡爲而舉世皆與我爲兒孫也耶近世稍知反古者至或同儕相與呼字以

為不俗吁若真不俗稱字固不俗稱號亦未嘗俗也蓋直曰名之而已又何爲乎獨不可同于俗也吾以謂稱爹與稱爺亦無不可也由是觀之則所謂善與惡之名率若此矣蓋惟志于仁者然後無惡之可名此蓋自善惡未分之前言之耳此時善且無有何有于惡也邪噫非苟志于仁者其孰能知之苟者誠也仁者生之理也學者欲知無惡乎其知志仁之學吾未之見也與哉

復宋太守

千聖同心至言無二紙上陳語皆千聖苦心苦口爲後賢後人但隨機說法有大小二乘以待上下二根耳苟是上士則當究明聖人上語若其爲下士只作世間完人則不但孔聖以及上古經籍爲當服膺不失雖近世有識名士一言一句皆有切于身心者皆不可以陳語目之也且無徵不信久矣苟不取陳語以相證恐聽者益以駭愕故凡論說必據經引傳亦不得已焉耳今據經則以爲陳語漫出胸臆則以爲無當則言者亦難矣凡言者言乎其不得不不言者也

爲自已本分上事未見親切故取陳語以爲考驗庶幾若合符契耳非有閑心幹閑工夫欲替古人擔憂也古人往矣自無憂可擔所以有憂者謂于古人上乘之談未見有契合處是以日夜焦心見朋友則共討論況兄爲眞切友朋安得泛泛焉而不相揉討乎若只作一世完人則千古格言盡足受用半字無得說矣所以但相見便相訂證者以心志頗大不甘爲一世人士耳兄若恕其罪而取其心則弟猶得免于罪責如以弟爲大言不慚貢高矜已則弟之終將緘

然亦容易耳

答耿中丞論淡

世人白晝寐語公獨於寐中作白晝語可謂常惺惺矣周子禮于此淨業亦見得分數明但不知湔磨刷滌之云果何所指也夫古之聖人蓋嘗用湔刷之功矣但所謂湔磨者乃湔磨其意識所謂刷滌者乃刷滌其聞見耳若當下意識不行聞見不立則此皆爲寐語矣但有纖毫便不是淡非常惺惺法也蓋必不厭然後可以語淡故曰君子之道淡而不厭若苟有

所忻羨則必有所厭舍非淡也又惟淡則自然不厭故曰我學不厭若以不厭爲學的而務學之以至于不厭焉則終不免有厭時矣非淡也非虞廷精一之旨也葢精則一一則純不精則不一不一則襍襍則不淡矣由此觀之淡豈可以易言乎是以古之聖人終其身于問學之塲焉講習討論心解力行以至于寢食俱廢者爲淡故也淡又非可以智力求淡又非可以有心得而其所以不得者有故矣葢世之君子厭常者必喜新而惡異者則又不樂語怪不知人能

放開眼目固無尋常而不奇怪亦無奇怪而不尋常也經世之外寧別有出世之方乎出世之旨豈復有外于經世之事乎念彼達士宏識一見虞廷揖讓便與三盃酒齊觀巍巍堯舜事業便與太虛空浮雲並壽無他故焉其見大也見大故心泰心泰故無不足既無不足矣而又何羨邪若祗以平日之所飫聞習見者為平常而以其罕聞驟見者為怪異則怪異乎常便是兩事經世出世便是兩心勳華之盛揖遜之隆比之三家村裏甕牖酒人眞不啻其幾千萬里矣

雖欲淡得與雖欲無然歆羨又將能與此無他其見小也願公更不必論湔磨刷滌之功而惟直言問學開大之益更不必慮虛見積習之深而惟切究師友淵源之自則康節所謂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者當自得之不期淡而自淡矣不亦庶乎契公作人之微旨而不謬為常惺惺語也邪

答劉憲長

自孔子後學孔子者便以師道自任未曾一日為人弟子便去終身為人之師以為此乃孔子家法不如

是不成孔子也不知一爲人師便只有我教人無人
肯來教我矣且孔子而前豈無聖人要皆遭際明時
得位行志其不遇者如太公八十以前傅說販築之
先使不遇文王高宗終身渭濱老叟岩穴胥靡之徒
而已夫誰知之彼蓋亦不求人知也直至孔子而始
有師生之名非孔子樂爲人師也亦以逼迫不過如
關令尹之遇老子攔住當關不肯放出不得已而後
授以五千言文字耳但老子畢竟西遊不知去向惟
孔子隨順世間周遊既廣及門漸多又得天生聰明

顏子與之辨論東西遨遊既無好與有賢弟子亦足暢懷遂成師弟名目亦偶然也然顏子沒而好學遂亡則雖有弟子之名亦無有弟子之寔矣弟每笑此等輩是以情愿終身爲人弟子不肯一日爲人師父茲承遠使童子前來出家弟謂剃髮未易且令觀政數時果發願心然後落髮未晚縱不落髮亦自不妨在彼在此可以任意乃爲方便不必立定跟脚也蓋生死事大非辦鐵石心腸未易輕造如果眞怕生死在家出家無有異目今魏冠博帶多少肉身菩薩在

干世上何有弃家去髮然後成佛事乎如第不才資質魯鈍又性僻嬾倦于應酬故托此以逃非謂眞寔究竟當如是也如丈朴寔英發非再來菩薩而何若果必待功成名遂乃去整頓手脚晚矣今不必論他人即今友山見在西川他何曾以做官做佛爲兩事哉得則頓同諸佛不理會則當面錯過但不宜以空談爲事耳

答周友山

劉玉屏回頗有叟府[illegible]得以耳口但無多耳所論豈

不是第各人各自有過活物件以酒為樂者以酒為
生如某是也以色為樂者以色為命如某是也至如
種種或以博奕或以妻子或以功業或以文章或以
富貴隨其一件皆可度日獨予不知何說專以良友
為生故有之則樂舍之則憂甚者馳神于數千里之
外明知不可必得而神思奔逸不可得而制也此豈
非天之所獨苦邪無念已往南京庵中甚淸氣楚倜
回雖不曾相會然覺有動移處所憾不得細細商確
一番彼此俱老矣縣中一月間報赴閻王之召者遂

至四五人年皆未滿五十今我驚憂又不免重爲楚侗老子憂也蓋今之道學亦未有勝楚侗老者叔臺想必過家過家必到舊縣則得相聚也

答周柳塘

伏中微洩秋候自當清泰弟苦不小洩是以火盛無之奈何耳樓下僅容喘息念上天降虐祇爲大地人作惡故重譴之若不勉受酷責是愈重上帝之怒也有飯吃而受熱比空腹受熱者何如以此思之故雖熱不覺熱也且天災時行人亦難逃人人亦自有過

活良法所謂君子用智小人用力强者有搬運之能弱者有就食之策自然生出許多計智出來至最下者無力無策又自有身任父母之憂者大爲設法區處非我輩並生並育之民所能與謀也蓋自有受命治水之禹承命教稼之稷自然當任已饑已溺之事救焚拯溺之憂我輩安能代大匠斵哉我輩惟是各親其親各友其友各自有親友各自相告訴各各盡心量力各相救助以過此時艱難耳若非吾親友非吾所能謀亦非吾所宜謀也何也願外之思出位之

誚也

與耿司寇告別

新邑明睿唯公家二三子姪可以語上者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此則不肖之罪也其餘諸年少或聰明未啟或志向未專所謂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則為失言此則僕無是矣雖然寧可失言不可失人失言猶可失人豈可乎哉蓋人才自古為難也夫以才人難得如此苟幸一得焉而又失之豈不憾哉嗟夫顏子沒而未聞好學在夫子時固已苦于人之難得矣

況今日乎是以求之七十子之中而不得乃求之于三千之衆求之三千而不得乃不得已焉周流四方以求之既而求之上下四方而卒無得也于是動歸予之嘆曰歸與歸與吾黨小子亦有可裁者其切切焉唯恐失人如此以是知中行眞不可以必得也狂者不蹈故襲不踐往迹見識高矣所謂如鳳皇翔于千仞之上誰能當之而不信凡鳥之平常與已均同於物類是以見雖高而不寔不寔則不中行矣狷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如夷齊之倫其

守定矣所謂虎豹在山百獸震恐誰敢犯之而不信凡走之皆獸是以守雖定而不虛不虛則不中行矣是故曾點終于狂而不寔而曾參信道之後遂能以中虛而不易終身之定守者則夫子來歸而後得斯人也不然豈不以失此人爲憾乎哉若夫賊德之鄉愿則雖過門而不欲其入室蓋拒絕之深矣而肯遽以人類視之哉而今事不得已亦且與鄉愿爲侶方且盡忠告之誠欲以納之于道其爲所讐疾無足怪也失言故耳雖然失言亦何害乎所患惟恐失人耳

苟萬分一有失人之悔則終身抱痛歿且不瞑目矣蓋論好人極好相處則鄉愿爲第一論載道而承千聖絕學則舍狂狷將何之乎公今宦遊大半天下矣兩京又人物之淵左顧右眄招提接引亦曾得斯人乎抑求之而未得也抑亦未嘗求之者與抑求而得者皆非狂狷之士縱有狂者終以不寔見弃而清如伯夷反以行之似廉潔者當之也審如此則公終不免有失人之悔矣夫夷齊就養于西伯而不忍幸生于武王父爲西伯則千里就食而其爲門下之客以

其能服事殷也子爲周王則寧餓死而不肯一食其土之薇爲其以暴易暴也曾元之告曾子曰夫子之病亟矣幸而至于旦更易之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以德世人之愛人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元起易簀反席未安而沒此與伯夷餓死何異而可遂以鄉愿之廉潔當之也故學道而非此輩人終不可以得道傳道而非此輩人終不可以語道有狂狷而不聞道者有之矣未有非狂狷而能聞道者也僕今不久將告別矣數年蒙愛感恩難酬故復致

意于狂猖與夫失人失言之輕重者亦謂惟此可以少荅萬一云爾賤眷思歸已甚不得已欲遣之僕則行遊四方効古人之求友葢孔子求友之勝巳者欲以傳道所謂智過于師方堪傳授是也吾輩求友之勝巳者欲以證道所謂三上洞山九到投子是也

文集卷之三

李溫陵集卷之三

海虞後學顧大韶仲恭校

書答

答耿司寇

此來一番承教方可稱眞講學方可稱眞朋友公不知何故而必欲教我我亦不知何故而必欲求教于公方可稱是不容已眞機自有莫知其然而然者矣嗟夫朋友道絕久矣乎嘗謬謂千古有君臣無朋友豈過論與夫君猶龍也下有逆鱗犯者必死然而以

死諫者相踵也何也死而博死諫之名則志士亦願爲之况未必死而遂有巨福邪避害之心不足以勝其名利之心以故犯害而不顧况無其害而且有大利乎若夫朋友則不然幸而入則分毫無我益不幸而不相入則小者必爭大者爲讐何心老至以此殺身身殺而名又不成此其昭昭可監也故予謂千古無朋友者謂無利也是以犯顏敢諫之士恒見于君臣之際而絕不聞之朋友之間今者何幸而見僕之于公邪是可貴也又何幸而得公之教僕邪眞可羨

也快哉怡哉居然復見愢愢切切景象矣然則豈惟
公愛依倣孔子僕亦未嘗不願依倣之也惟公之所
不容已者在于汎愛人而不欲其擇人我之所不容
已者在于爲吾道得人而不欲輕以與人微覺不同
耳公之所不容已者乃人生十五歲以前弟子職諸
篇入孝出弟等事我之所不容已者乃十五成人以
後爲大人明大學欲去明明德于天下等事公之所
不容已者博而惟在于痛癢之末我之所不容已者
專而惟直收吾開眼之功公之所不容已者多雨露

之滋潤是故不請而自至如村學訓蒙師然以故取効寡而用力艱我之所不容已者多霜雪之凛冽是故必待價而後沽又如大將用兵直先擒王以故用力少而奏功大雖各各手段不同然其爲不容已之本心一也心苟一矣則公不容已之論固可以相忘于無言矣若謂公之不容已者爲是我之不容已者爲非公之不容已者是聖學我之不容已者是異學則吾不能知之矣公之不容已者是知其不可以已而必欲其不已者爲眞不容已我之不容已者是不

知其不容已而自然不容已者非孔聖人之不容已
則吾又不能知之矣恐公于此尚有執已自是之病
在恐未可遽以人皆悅之而遂自以爲是而遽非人
之不是也恐未可遽以在邦必聞而遂居之不疑而
遂以人盡異學通非孔孟之正脈笑之也我謂公之
不容已處若果是則世人之不容已處總皆是若世
人之不容已處誠未是則公之不容已處亦未必是
也此又我之眞不容已處耳未知是否幸一教焉試
觀公之行事殊無甚異于人者人盡如此我亦如此

公亦如此自朝至暮自有知識以至于今日均之耕田而求食買地而求種架屋而求安讀書而求科第居官而求尊顯博求風水以求福蔭子孫種種日用皆爲自己身家計慮無一釐爲人謀者及乎開口談學便說爾爲自己我爲他人爾爲自私我欲利他我憐東家之饑矣又思西家之寒難可忍也某等肯上門教人矣是孔孟之志也某等不肯會人是自私自利之徒也其行雖不謹而肯與人爲善某等行雖端謹而好以佛法害人以此而觀所講者未必公之所

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講其與言顧行行顧言何異乎以是謂爲孔聖之訓可乎翻思此等反不如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說是事作生意者但說生意力田作者但說力田鑿鑿有味眞有德之言令人聽之忘厭倦矣夫孔子所云言顧行者何也彼自謂於子臣弟友之道有未能盡眞未之能非假謙也人生世間惟是此四者終身用之安有盡期若謂我能則自止而不復有進矣聖人知此最難盡故自謂未能巳寔未能則說我不能是言顧其行也說我未能實是

不能是行顧其言也故爲慥慥故爲有恒故爲主忠信故爲毋自欺故爲眞聖人耳不似今人全不知已之未能而務以此四者責人教人所求于人者重而所自任者輕人其肯信之乎聖人不責人之必能是以人人皆可以爲聖故陽明先生曰滿街皆聖人佛氏亦曰卽心卽佛人人是佛夫惟人人之皆聖人也是以聖人無別不容已道理可以示人也故曰予欲無言夫惟人人之皆佛也是以佛未嘗度衆生也無衆生相安有人相無道理相安有我相無我相故能

舍已無人相故能從人非強之也以親見人人之善
佛而善與人同故也善旣與人同何獨於我而有善
乎人與我旣同此善何有一人之善而不可取乎故
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者後人推而
論之曰即此取人爲善便自與人爲善矣舜初未嘗
有欲與人爲善之心也使舜先存與善之心以取人
則其取善也必不誠人心至神亦遂不之與舜亦必
不能以與之矣舜惟終身知善之在人吾惟取之而
已耕稼陶漁之人旣無不可取則千聖萬賢之善獨

不可取乎又何必專學孔子而後爲正脉也夫人既無不可取之善則我自無善可與無道可言矣然則子禮不許講學之談亦大苦心矣安在其爲挫抑柳老而必欲爲柳老伸屈爲柳老遮護至此乎又安見其爲子禮之口過而又欲爲子禮掩蓋之邪公之用心亦太瑣細矣既已長篇大篇書行世間又令別人匆傳是何背戾也反覆詳說公之用心亦太不直矣且子禮未嘗自認以爲已過縱有過張亦不自蓋覆而公乃反爲之覆此誠何心也古之君子其過也如

日月之食人皆見而又皆仰今之君子豈徒順之而又為之辭公其以為何如乎柳老平生正坐寘然寂然不以介懷故不長進公獨以為柳老誇又何也豈公有憾于柳老而不欲其長進耶然則于禮之愛柳老者心髓公之愛柳老者皮膚又不言可知矣柳老於子禮為兄渠之兄弟尚多也而獨注意于柳老柳老又不在仕途又不與之鄰舍與田無可爭者其不為毀柳老以成其私又可知矣既無無半點私意則所云者總是一片赤心公因聰明何獨昧此乎縱子禮

之言不是則當爲子禮惜而不當爲栁老憂若子禮之言是則當爲栁老惜固宜將此平日自負孔聖正脉不容已眞機直爲栁老委曲開導栁老惟知敬信公者也所言未必不入也今若此則何益于栁老栁老又何貴于與公相知哉然則子禮口過之稱亦謂無可奈何姑爲是言以適責耳設使栁老之所造已深未易窺見則公當大爲栁老喜而又不必患其介意矣何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此學的也衆人不知我之學則吾爲賢人矣此可喜也賢人不知我之學

則我爲聖人矣又不愈可喜乎聖人不知我之學則吾爲神人矣尤不愈可喜乎當時知孔子者唯顏子雖子貢之徒亦不之知此眞所以爲孔子耳又安在乎必于子禮之知之也又安見其爲挫抑柳老使劉金吾諸公輩輕視我等也邪我謂不患人之輕視我等我等正自輕視耳區區護名何時遮蓋得完邪且吾聞金吾亦人傑也公切切焉欲共講學是何主意豈以公之行履有加于金吾邪若有加幸一一示我我亦看得見也若不能有加而欲彼就我講此無益

之虛談是又何說也吾恐不足以誑三尺之童子而可以語豪傑之士哉然則孔子之講學非與孔子直謂聖愚一律不容加損所謂麒麟與凡獸並走凡鳥與鳳凰齊飛皆同類也所謂萬物皆吾同體是也而獨有出類之學唯孔子知之故孟子言之有味耳然究其所以出類者則在于巧中焉巧處又不可容力今不于不可用力處參究而唯欲于致力處著脚則已失孔孟不傳之秘矣此為何等事而又可輕以與人談耶公聞此言必以為異端人只宜以訓蒙為事

而但借明明德以為題目可矣何必說此虛無寂滅之教以眩惑人耶夫所謂仙佛與儒皆其名耳孔子知人之好名也故以名教誘之大雄氏知人之怕死也故以死懼之老氏知人之貪生也故以長生引之皆不得已權立名色以化誘後人非眞實也唯顏子知之故曰夫子善誘今其之行事有一不與公同者乎亦好做官亦好富貴亦有妻孥亦有廬舍亦有朋友亦會賓客公豈能勝我乎何爲乎公獨有學可講獨有許多不容已處也我既與公一同則一切弃人

倫離妻室削髮披緇等語公亦可以相忘于無言矣何也僕未嘗有一件不與公同也但公爲大官耳學問豈因大官長乎學問如因大官長則孔孟當不敢開口矣且東廓先生非公所得而擬也東廓先生專發揮陽明先生良知之旨以繼往開來爲已任其妙處全在不避惡名以救同類之急公其能此乎我知公詐矣公其再勿說謊也須如東廓先生方可說是眞不容已近時唯龍溪先生足以繼之近溪先生稍能繼之公繼東廓先生終不得也何也名心太重也

回護太多也寔多惡也而專談志仁無惡寔偏私所好也而專談汎愛博愛寔執定已見也而專談不可自是公看近溪有此乎龍溪有此乎况東廓哉此非强爲爾也諸老皆寔寔見得善與人同不容分別故耳既無分別又何惡乎公今種種分別如此舉世道學無有當公心者雖以心齋先生亦在襍種不入公彀率矣况其他乎其同時所喜者僅僅胡廬山耳麻城周柳塘新邑吳少虞只此二公爲特出則公之取善亦太狹矣何以能明明德于天下也我非不知敬

順公之爲美也以齊人莫如我敬王也亦非不知順公則公必愛我公既愛我則合縣士民俱禮敬我吳少虞亦必敬我官吏師生人等俱來敬我何等好過日子何等快活也哉但以衆人俱來敬我終不如公一人獨知敬我公一人敬我終不如公之自敬也吁公果能自敬則于何說乎自敬伊何戒謹不覩恐懼不聞毋自欺求自慊慎其獨孔聖人之自敬者蓋如此若不能自敬而能敬人未之有也所謂本亂而求末之治無是理也故曰一是皆以修身爲本此正脉

也此至易至簡之學守約博施之道故曰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又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曰上老老而民興孝更不言如何去平天下但只道修身二字而已孔門之教如此而已吾不知何處更有不容已之說也今以修身爲易明明德爲不難恐人便不肯用工夫也寔寔欲明明德者工夫正好艱難在埋頭二三十年尚未得到手如何可說無工夫也龍溪先生年至九十自二十歲爲學又得明師所探討者盡天下書所求正者盡四方人未年

方得寔詣可謂無工夫乎公但用自巳工夫勿愁人無工夫用也有志者自然來共學無志者雖與之談何益近溪先生從幼聞道一第十年乃官至今七十二歲猶歷涉江湖各處訪人豈專爲傳法計與蓋亦有不容已者彼其一生好名近來始知藏名之法歷江右兩浙姑蘇以至秣陵無一道學不去參訪雖弟子之求師未有若彼之切者可謂致了良知更無工夫乎然則公第用起工夫耳儒家書儘足參詳不必別覷釋典也解釋文字終難契入執定已見終難空

空耘人之田終荒家穰頗公無以薪蒭陶漁之見而棄忽之也古人甚好察此言耳名乃錮身之鎖聞近老一路無一人相知信者梛塘初在家時讀其書便十分相信到南昌則七分至建昌又減二分則得五分耳及乎南京雖求一分相信亦無有矣梛塘之徒曾子雖有一二分相信大槩亦多驚訝焦弱侯自謂聰明特達方子及亦以豪傑自負皆棄置大法師不理會之矣乃知眞具隻眼者舉世絕少而坐令近老受遯世不見知之妙用也至矣近老之善藏其用也

曾子回對我言曰近老無知者唯先生一人知之吁我若不知近老則近老有何用乎惟我一人知之足矣何用多知乎多知即不中用猶是近名之累曷足貴與故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吾不井近老之太尊貴也近老于生豈同調乎正爾似公舉動耳乃生深信之何也五臺與生稍相似公又謂五臺公心熱僕心太冷吁何其相馬于牝牡驪黃之間也展轉千百言畧不識忌諱又家貧無代書者執筆草草絕不成句又不敢縱筆作大字恐重取怒于公齎完遂封上

極知當重病數十日矣蓋賤體尙未甚平此勞遂難當但得公一二相信卽刻死塡溝壑亦甚甘願公思僕此等何心也僕佛學也豈欲與公爭名乎抑爭官乎皆無之矣公儻不信僕試以僕此意質之五臺以爲何如以五臺公所信也若以五臺亦佛學試以問之近溪老何如公又云前者二鳥賦原爲子禮而發不爲公也夫二鳥賦若專爲子禮而發是何待子禮之厚而視不肖之薄也生非護惜人也但能攻發吾之過惡便是吾之師吾求公施大鑪錘久矣物不經

鍛鍊終難成器人不得切琢終不成人吾來求友非求名也吾來求道非求聲稱也公其勿重爲我蓋覆可焉我不喜吾之無過而喜吾過之在人我不患吾之有過而患吾過之不顯此佛說也非魔說也此確論也非戲論也公試虛其心以觀之何如每思公之所以執迷不返者其病在多欲古人無他妙巧直以寡欲爲養心之功誠有味也公今既宗孔子矣又欲兼通諸聖之長又欲清又欲任又欲和既于聖人之所以繼往開來者無日夜而不發揮又于世人之所

以光前裕後者無時刻而不繫念又以世人之念爲俗念又欲時時盖覆只單顯出繼往開來不容已本心以示于人分明貪高位厚祿之足以尊顯也三品二品之足以襃寵父祖二親也此公之眞不容已處也是正念也却回護之曰我爲堯舜君民而出也吾以先知先覺自任而出也是又欲盖覆此欲也非公不容已之眞本心也且此又是伊尹志非孔子志也孔孟之志公豈不聞之乎孔孟之志曰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

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是以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孔孟之家法其自重如此其重道也又如此公法仲尼者何獨于此而不法而必以法伊尹爲也豈以此非孔聖人之眞不容巳處乎吾謂孔孟當此時若徒隨行逐隊旅進旅退以戀崇階則寧終身空室陋巷窮餓而不悔矣此顏子之善學孔子處也不特是也分明憾克明好超脫不肯注意生孫却回護之曰吾家子姪好超脫不以嗣續爲念乃又錯怪李卓老曰因他超脫不以嗣續爲事故兒

教之耳吁吁生子生孫何事也乃亦教人乎且超脫
又不當生子乎即兒好超脫故夫有孫而公不超脫
者也何故不見多男子乎我連生四子俱不育老來
無力故以命自安寔未嘗超脫也公何誣我之甚乎
又不特是也分明憾克明好超脫不肯注意舉子業
却回護之曰吾家子姪好超脫不肯著寔盡平常分
內事乃又錯怪李卓老曰因他超脫不以功名爲重
故害我家兒子吁吁卓吾自二十九歲做官以至五
十三歲乃休何曾有半點超脫也克明年年去北京

進塲功名何曾輕乎時運未至渠亦未嘗不堅忍以俟而翁性急乃歸咎于舉業之不工是而翁欲心太急也世間工此者何限必皆一一中選一一早中則李杜文章不當見遺而我與公亦不可以俛俛目之矣夫所謂超脫者如淵明之徒官既懶做家事又懶治乃可耳今公自謂不超脫者固能理家而克明之超脫者亦未嘗弃家不理也又何可以超脫憾之也卽能超脫足追陶公我能爲公致賀不必憾也此皆多欲之故故致背戾故致錯亂故致憤激如此耳且

克明何如人也筋骨如鐵而肯效顰學步從人脚跟走乎即依人便是傻人亦不得謂之克明矣故使克明即不中舉即不中進士即不作大官亦當為天地間有數奇品超類絕倫而可以公眼前蹊逕限之與吳少虞曾對我言曰楚倥放肆無忌憚皆爾教之我曰安得此無天理之談乎吳曰雖然非爾亦由爾故放肆方穩妥也吁吁楚倥何曾放肆乎且彼乃吾師吾惟知師之而已渠眼空四海而又肯隨人脚跟走乎苟如此亦不得謂之楚倥矣大抵吳之一言一動

皆自公來若出自公意公亦太乖張矣縱不具隻眼獨可無眼乎吾謂公且虛心以聽賤子一言勿蹉跎誤了一生也如欲專爲光前裕後事吾知公必不肯吾知公決兼爲繼往開來之事者也一身而二任雖孔聖必不能故鯉死則死矣顏死則慟爲妻出更不復再娶鯉死更不聞再買妾以求復生子無他爲重道也爲道既重則其他自不入念矣公于此亦可遽以超脫病之乎然吾觀公寔未嘗有傳道之意實未嘗有重道之念自公倡道以來訖上接公道柄者乎

他處我不知新邑是誰繼公之眞脉者乎面從而背
違身教自相與遵守言教則半句不曾奉行之矣以
故我絕不欲與此間人相接他亦自不與我接何者
我無可趨之勢故耳吁吁爲師者忽其奔走承奉而
來也乃直任之而不辭曰吾道德之所感召也爲弟
子者亦忘其爲趨勢附熱而至也乃久假而不歸曰
吾師道也吾友德也吁以此爲學道即稍稍有志向
者亦不願與之交況如僕哉其杜門不出非簡亢也
非絕人逃世也若欲逃世則入山之深矣麻城去公

稍遠人又頗多公之言教亦傾未及故其中亦自有眞人稍可相與處耳雖上智之資未可即得然箇箇與語自然不俗黃陂祝先生舊曾聚會之于白下生初謂此人質寔可與共學特氣骨太弱耳近會方知其能不昧自心雖非肝胆盡露者亦可謂能吐肝胆者矣使其稍加健猛亦足承載此事願公加意培植之也聞麻城新選邑侯初到柳塘因之欲議立會請父母爲會主余謂父母愛民自有本分事日夜不得閒空何必另標門戶使合縣分黨也與會者爲賢則

不與會者爲不肖矣使人人有不肖之嫌是我誤起之也且父母在誰不願入會乎既願入會則入會者必多不肖既多不肖則賢者必不肯來是此會專爲會不肖也豈爲會之初意則然哉其勢不得不至此耳況爲會何益于父母徒使小人聚此紛擾縣公縣公賢則處置自妙然猶未免分費精神使之不得專理民事設使聰明未必過人則此會即爲斷性命之刀斧矣有仁心者肯爲此乎蓋縣公若果以性命爲重則能自求師尋友不必我代之勞苦矣何也我思

我學道時正是高閣老楊吏部高禮部諸公禁忌之時此時絕無有會亦絕無有開口說此件者我時欲此件切自然尋得朋友自能會了許多不言之師安在必立會而後為學乎此事易曉乃柳塘亦不知何也若謂柳塘之道舉縣門生無有一個接得者今欲趂此傳與縣公則宜自將此道指點縣公亦不宜將此不得悟入者盡數招集以亂聰聽也若謂縣公得道柳塘欲聞則柳塘自與之商證可矣且縣公有道縣公自不容已自能取人會人亦不必我代之主亦

懺也反覆思惟總是名心牽引不得不顛倒耳

答鄧明府

某偶爾遊方之外畧示形骸虛幻于人世如此且因以逃名避譴於一時所謂賢聖大人者茲承過辱勤懇慰諭雖眞骨肉不啻矣何能謝第日者奉教尚有未盡請益者謹畧陳之夫舜之好察邇言者于以謂非至聖則不能察非不自聖則亦不能察也巳至于聖則自能知衆言之非邇無一邇言而非眞聖人之言者無一邇言而非眞聖人之言則天下無一人而

不是眞聖人之人明矣非强爲也彼蓋曾寔用知人之功而眞見本來面目無人故也寔從事爲我之學而親見本來面目無我故也本來無我故本來無聖本來無聖又安得見巳之爲聖人而天下之人之非聖人邪本來無人則本來無邇本來無邇又安見邇言之不可察而更有聖人之言之可以察也邪故曰自耕稼陶漁無非取諸人者居深山之中木石居而鹿豕遊而所聞皆善言所見皆善行也此豈强爲法如是故今試就生一人論之生狷隘人也所相與處

至無幾也間或見一一同參從入無門不免先生苦提心就此百姓日用處提撕一番如好貨如好色如勤學如進取如多積金玉如多買田宅爲子孫謀博求風水爲兒孫福蔭凡世間一切治生産業等事皆其所共好而共習共知而共言者是眞邇言也乎是果能反而求之頓得此心頓見一切賢聖佛祖大機大用識得本來面目則無始曠劫未明大事當下了畢此予之寔證寔得處也而皆自于好察邇言得之故不識諱忌時時提唱此語而令師反以我爲害人誑

誘他後生小子深痛惡我不知他之所謂後生小子卽我之後生小子也我又安忍害之但我之所爲好察者百姓日用之邇言也則我亦與百姓同其邇言者而奈何令師之不好察也生言及此非自當于太舜也亦以不自見聖而能見人人之皆聖人者與舜同也不知其言之爲邇而能好察此邇言者與舜同也今試就正于門下門下果以與舜同其好察者是乎不與舜同其好察者是乎自然好察者是乎強以爲邇言之中必有至理然後從而加意以察之者爲

是乎愚以爲强而好察者或可强于一時必不免敗缺于終身可强勉于衆人之前必不免敗露于一人之後也此豈乎好求勝而務欲令師之必于察也哉蓋此正舜蹠之分利與善之閒至甚可畏而至甚不可以不察也旣繫朋友性命眞切甚于肉骨容能自已而一任其不知察乎俗人不知謬謂生于令師有所言說非公聰明孰能遽信乎之衷赤也哉然此好察邇言原是要緊之事亦原是最難之事何者能好察則得本心然非是得本心者决必不能好察故愚

每每大言曰如今海內無人正爲此也所以無人者以世之學者但知欲做無我無人工夫而不知原來無我無人自不容做也若有做作即有安排便不能久不免流入欺已欺人不能誠意之病欲其自得終無日矣然愚雖以此好察日望于令師亦豈敢遂以此好察邇言取必于令師也哉但念令師于此未可遽以爲害人使人反笑令師耳何也若以爲害人則孔子仁者人也之說孟氏仁人心也之說達磨西來單傳直指諸說皆爲欺世誣人作誑語以惑亂天下

後世矣尚安得有周程尚安得有陽明心齋大洲諸先生及六祖馬祖臨濟諸佛祖事邪是以不得不為法辯耳千語萬語只是一語千辯萬辯不出一辯恐今師或未能察故因此附發于大智之前冀有方便或為我轉致之耳且愚之所好察者邇言也而吾身之所履者則不貪財也不好色也不居權勢也不患失得也不遺居積于後人也不求風水以圖福蔭也言雖邇而所為復不邇者何居愚以為此特世之人不知學問者以為不邇耳自大道觀之則皆邇也未

曾問學者以爲邇耳自大道視之則皆不邇也然則人人各自有一種方便法門既不俟取法于予矣況萬物並育原不相害者而謂予能害之可歟吾且以邇言證之凡今之人自生至老自一家以至萬家自一國以至天下凡邇言中事孰待教而後行乎趨利避害人人同心是謂天成是謂衆巧邇言之所以爲妙也大舜之所以好察而爲古今之大智也今令師之所以自爲者未嘗有一毫自背于邇言而所以詔學者則必曰專志道德無求功名不可貪位慕祿也

不可患得患失也不可貪貨貪色多買寵妾田宅爲子孫業也視一切通言皆如毒藥利刃非但不好察之矣審如是其誰聽之若曰我亦知世之人惟通言是貌必不我聽也但爲人宗師不得不如此立論以教人耳果如此自不妨古昔皆然皆以此教導愚人免使法堂草加深三尺耳矣但不應昧却此心便說我害人也世間未有以大舜聖人而乃以爲害人者也以大舜事令師而乃以爲慢令師者也此皆至邇至淺至易曉之言想令師必然聽察第此時作惡已

深未便灑然若江河决耳故敢直望門下惟門下大力自能握此旋轉機權也若曰居士向日儒服而强談佛今居佛國矣又强談儒則于令師當絕望矣

復周栁塘

弟早知兄不敢以此忠告進耿老也弟向自通劄此直試兄耳乃知生平聚友講學之舉遷善去惡之訓亦太欺人矣欺人即自欺更又何說乎夫彼專談無善無惡之學我則以無善無惡待之若于彼前而又談遷善去惡事則我爲無眼人矣彼專談遷善去惡

之學者吾則以遷善去惡望之若於彼前而不責以遷善去惡事則我亦爲無眼人矣世間學者原有此二種弟安得不以此二種應之也邪惟是一等無緊要人縱有一言之失不過彼自失耳一行之差不過彼自差耳於世初無與可勿論也若特地出來要扶綱常立人極繼往古開群蒙有如許擔荷則一言之失乃四海之所觀聽一行之謬乃後生小子輩之所效尤豈易放過乎如弟豈特于世上爲無要緊人息焉遊焉直與草木同腐遂不自視爲朽敗不堪復用

之器是以任狂恣意偷取一時之快誠不足責也若此二老自負何如關繫何如而可輕耶第是以效孔門之忠告竊前賢之善道卑善柔之賤態附直諒之後列直欲以完名全節付二老而遂不自知其犯于不可則止之科耳雖然二老何如人耶夫以我一無要緊之人我二老猶時時以遷善改過望之況如耿老而猶不可以遷善去惡之說進乎而安敢以不可則止之戒事二老也偶有匡廬之興且小樓不堪熱毒亦可因以避暑秋涼歸來與兄當大講務欲成就

人世間要緊漢矣

寄答大中丞

觀二公論學一者說得好聽而未必皆其所能行一者說得未見好聽而皆其所能行非但己能行亦衆人之所能行也己能行而後言是謂先行其言己未能行而先言則謂言不顧行吾從其能行者而已吾從衆人之所能行者而已夫知己之可能又知人之皆可能是己之善與人同也是無己而非人也而何己之不能舍既知人之可能又知己之皆可能是人

之善與己同也是無人而非己也而何人之不可從此無人無己之學參贊位育之寔扶世立教之原蓋眞有見于善與人同之極故也今不知善與人同之學而徒慕舍己從人之名是有意于舍己也有意舍己即是有己有意從人即是有人況未能舍己而徒言舍己以教人乎若眞能舍己則二公皆嘗舍矣今皆不能舍己以相從又何日夜切切以舍己言也教人以舍己而自不能舍則所云舍己從人者妄也非大舜舍己從人之謂也言舍己者可以反而思矣眞

舍己者不見有己不見有己則無己可舍故曰舍己所以能然者學先知己故也眞從人者不見有人不見有人則無人可從無人可從故曰從人所以然者學先知人故也今不知己而但言舍己不知人而但言從人毋怪其執恪不舍堅拒不從而又日夜言舍己從人以欺人也人其可欺乎徒自欺耳毋他扶世立教之念爲之祟也扶世立教之念先知先覺之任爲之先也先知先覺之任好臣所教之心爲之驅也以故終日言扶世而未嘗扶得一時其與未嘗以扶

世爲巳任者等耳終日言立教未嘗教得一人其與未嘗以立教爲巳任者均爲此可耻之大者所謂耻其言而過其行者非邪所謂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者又非邪吾謂欲得扶世須如海剛峯之憫世方可稱眞扶世人矣欲得立教須如嚴寅所之宅身方可稱眞立教人矣然二老有扶世立教之寔而絕口不道扶世立教之言雖絕口不道扶世立教之言人亦未嘗不以扶世立教之寔歸之今無其寔而自高其名可乎且所謂扶世立教參贊位育者雖䵝瞽侏跛

亦能之則仲子之言既已契于心矣縱能扶得世教成得叅贊位育亦不過能併跛聾瞽之所共能者有何奇巧而必欲以爲天下之重而任之邪若不信併跛聾瞽之能叅贊位育而別求所謂叅贊位育以勝之以爲今之學道者皆自私自利而不知此則亦不得謂之叅贊位育矣是一巳之位育叅贊也聖人不如是也

高氏三宴集卷之三